

■人物·学者 | Characters |

李炜光:从历史的视角看财税

证券时报记者 曹桢

作为国内著名的学者,在财税学界可谓“无人不识李炜光。”去年以来,李炜光陆续推出了《李炜光财税学》、《权力的边界》、《沉默的纳税人》等著作。对于已经62岁的他来说,还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势头,在国内学界也并不多见。李炜光的学术专著《中国财政史述论稿》、《魏晋南北朝财政史》等奠定了他在财政史学的地位,他还曾走上央视的百家讲坛主讲《说包公》。近日,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李炜光,请他从历史的视角来谈谈财税制度。

从历史兴衰看中国税改

“财政不仅是经济问题,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。”李炜光说,我们在谈到税收时是在谈一个政治问题,是政治权力的核心部分,用布坎南的话说,是“广义政治宪章的一部分”,关系到政治权力的制度设定和运作,其次它才是经济问题。财政问题关系到各个利益主体之间权力的分配。在再分配环节,财税税收这一环完全是政府在运作。这与企业公司的收支不同,研究财政问题要首先看到它是一个政治问题。

中国的特点是,凡盛世的出现都是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的结果,没有找到相反的例证。中国古代历史上号称有三大经济发展的高峰期。第一次在西汉,西汉前期实行了轻

徭薄赋的税收政策,这是从汉高祖定下来的基本国策,坚持了七十年,经历了汉文帝、汉景帝,一直到汉武帝初期才停止,结果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发展高峰,出现了“文景之治”。税最轻的时候,曾经12年免田租,即主体税种连年不征。因为这个,朝廷大量遣散宫女、减少宫殿建设、军队大量裁员,减少国家财政支出,为大规模减税腾出“空间”。西汉前期实行的是“黄老”的“无为而治”政策,属于道家思想,与民休息。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比较排斥道家思想,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学。大部分时间信奉的是法家,走国富民穷的路。但在历史上,偏偏是实行了道家思想的几个时期,都出现了盛世,除了西汉,还有唐朝的前120年、清朝前期等。

第二次是唐朝。唐朝最高统治者是李姓,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代。其实唐朝李氏家族的血统已经不纯了,长孙皇后有鲜卑血统。自唐太宗起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,公开宣布推行道家思想。这个政策的时间更长,120年。120年时间之内,在国家治理上,大政方针没有大的变化。由于长期实行轻税政策,唐朝出现了两个盛世。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出现两个盛世的,只有唐朝,前有贞观,后有开元。唐朝的成就是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很了不起的。比较一下,中国在世界上软、

当然结局我们都知道,立宪没有跑赢革命。时代挟裹着每个人前行,1949年后全盘实行计划经济,财税制度照搬苏联模式。一直到今

硬实力最强大的时候,那还是唐朝,在当时的世界上领先于其他国家。这跟它长期实行轻税政策有直接关系,制造了一个宽松、和谐的社会环境,统治者能够约束自己的欲望。

第三次是清初,实行的也是轻徭薄赋的道家主张,也成功了。

让我们再来看清末“立宪”与“革命”的赛跑,结果是革命赢了,立宪只差半步,令人痛心疾首。

1910年清政府建立了资政院,咨议局也是它自己建立的。体制内改革改到那种程度很不容易——让一个皇权体制接受立宪,自我约束,这种政治改革非常不容易。我们可以看到,清政府制定1911年财政预算的时候,基本上按照的是西方的做法。议员们审定1911年预算是很认真的,把清政府提交预算额度裁减了至少四分之一。在亚洲,中国是第一个建立国会的国家,应该说中国人改革的步伐并不慢。

西方也一样,历史上因为税收问题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事。”李炜光说。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几乎每一个历史的“关节”之处,总是有税收问题如影相随。英国的《自由大宪章》,里面的核心条款就是国王征税要与贵族会议商量,征得同意。那时候国王钱袋子的归属就开始发生“挪移”了,到14世纪末下议院建立的时候,“经同意才纳税”已经作为一个原则确定下来了。美国独立战争,还是因为宗主国征税的原因,明确提出了“无代表不纳税”的口号。法国也是这样,大革命的起因也是因为税收。税收总是与人类的文明进步相伴。

建立“现代财政制度”

中央曾提出,要在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。如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?李炜光说,首先是税收法定,重大税种立法。目前,国内18个税种中仅有3个是通过全国人大立法。国家税务总局也表示,2020年以前主要税种要实现立法。

现代税制的核心是治税权。税权一定要掌控在人民手中。人民可以出让一部分权力,比如说日常税收的征收、管理,可以由政府去做。但是它的前提是必须要经过人民的同意,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、批准、立法、授权的程序。

其次,期待新预算法的落实,期待一个公开透明的预算体制。新预算法应该让老百姓知道财政预算,钱花到哪儿了,同时也应让人大代表认真履行职责,审议政府的预算,该花的花,不该花的应该可以否决。

最后是中央、地方的分税制改革。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一个缺点就是停留在省以下没有实行分税制。原来地方的主体税种是营业税,营改增之后体制上划归中央了,财政体制的改革也变得迫切和复杂起来。

“我认为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,在数量上达不到”。李炜光说,中国尽管有不少人的收入达到了中产的标准,但这个群体总体偏弱小,对国家政治、社会改革的参与度不高。我国的税收制度一直存在压制中产的问题,缺少助推中产阶级形成的功能。我国当前基尼系数达到0.47以上,与税制调节作用偏弱也是直接相关的。以往的税制改革追求税收的效率,而对如何体现税制的公平性重视不够,与税收的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相悖。要想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纺锤形社会,李炜光认为,通过减税来增加普通人的收入是不二之选。

无论是企业税还是个人、家庭的税率、税负,在我国都存在过高过重的问题,需要全面减税。”李炜光说,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,轻税主义往往能带来经济繁荣。轻税不是不交税,相反,我们应当尽量减少不交税的人,即使交的税很少,甚至交完了再返还,也不把太多的人排除在纳税人群体之外。纳税,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。现代社会的税收和“拦路抢劫”的区别就是,好的税制会产生“积极纳税人”,因为好的税制改善了人们的福利水平,所以民众有可能比较积极地纳税。好的税制可以重塑一个政府。

减税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吗?李炜光说,从学理上是没有问题的。减税可以增加企业家支配的利润,可以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,从投资和消费角度来说,都是轻税对经济增长更有利一些。

李炜光的学术主张与中央的减税政策不谋而合。2015年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“减税降费”,同时,将以往会议提到的“结构性减税”直接改为“实行减税政策”的表述方式。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,李克强总理称,2015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2.4%,今年这一数字将会有“比较大幅度的提高”,将达到3%,而新增赤字将主要用来为企业减税。

虽然在央视讲过《说包公》,但问起他最喜欢的历史人物,李炜光告诉记者的却是苏轼。他说,苏东坡的旷达和潇洒,大概是中国文人中的极致吧。我喜欢他的真性情。”

人物介绍:李炜光,河北顺平人。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、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、中国财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以及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、合作博导。主要著作有:《市场经济中的财政政策》、《中国财政史述论稿》、《魏晋南北朝财政史》、《李炜光说财税》等。论文代表作:《公共财政的宪政思维》、《论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》、《现代税收的宪政精神》、《逃往瓦朗纳斯》等。

■客官别急 | Easy Investment |

去库存悖论一二三



朱凯

2016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,对于经济、社会、民生各个领域做了全面展望,提出了主要任务。其中,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置于关键地位,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重要性再次上升。值得注意,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这五大任务自去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之后,在今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被提及,但并未成为焦点。

这一细节其实值得关注。笔者认为,供给侧改革才是第一焦点,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进一步凸显。上述“三去一降一补”分别对应着财务软约束行业的过剩产能、部分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巨大存货、楼市股市等金融属性市场的杠杆炒作、中小企业融资难及融资贵问题、扩大市场有效供给等方面。一些任务的落实可能会在短期内“拉低”经济增长,并可能造成突发性的金融风险事件。

在这其中,我对于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抱有尤其浓厚的兴趣。其实首先应该思考,去库存压力是怎样的一种存在?具有哪些特点?慢慢我发现,市场上有关去库存的正面或负面理解,不少有着鲜明的倾向性,或许并不够客观。

去年3月开始,有关房地产市场的鼓励支持政策鱼贯而出;去年四季度开始,全国各地楼市“涨价声不断”,猴年春节前后进入高潮。同时,股票市场的“两会行情”并未如期而至,入市资金意兴阑珊。最近还从一位做债券投资的朋友那里听到吐槽,说某些高评级的企业债券开始走火入魔,价格疯涨甚至开始“挑战”由国家信用背书的政策性金融债券。

我看到了背后的猫腻,那就是资金开始有了明确认的选择方向——换言之,风险相对较低的一线城市商品房开始披上“安全”外衣,甚至忽略了汇率贬值预期将来可能带来的诸多资产价格下滑的风险。由此,房产去库存的话题愈发炽热。但背后的实质是什么,始终如乱麻一般难以理清。

在这些观点中,我看到了诸多悖论。有分析认为,前段时间楼市的量价齐升,表明宏观层面房地产市场供给过剩已宣告破产,去库存压力并不大;有分析认为,中国的住房需求主要来自改善性“城市化需求”,住房泡沫无需过分担忧;有分析认为,中国居民购房负债率及杠杆率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,去杠杆的压力尚未达到危险阈值;还有分析认为,我国城区的住房空置率较低,住房供应不仅不会过剩,反而可能严重短缺;更有分析认为,中国城镇住宅建设用地供应量过少,远低于日本与美国水平,言外之意未来只要增大土地供给,房价难题将不复存在……

不错,这些分析几乎都有统计数据支撑。但仔细推敲之后,我发现其中的漏洞和倾向性。我个人认为,中国的基本情况与日本或美国存在较大差异。比如说近期的楼市量价齐升,可能并非是对住房本身需求的提升,而很可能是因为某种风险的回避体现。印证理由之一是一线城市疯涨,而三四线城市则动静不大,这本身就体现了避险意味。这同样解释了某些所谓“来自于改善性需求”以及楼市杠杆率极低的判断。

至于空置率的问题,无疑也是体现了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的严重分化。而土地供应究竟是多是少,不能仅仅看百分率,而是要区别看待。如果要用平均数与日本与美国比较,我想可能会犯下教条主义错误。

在论证有关改善性需求的话题时,该知名券商研究报告指出——2010年末第六次人口普查时,中国有25%的城镇家庭居住在平房中,24%的家庭住房内没有单独的厨房厕所,19%的家庭还居住在砖木或更落后结构的房屋内,9%的住房建于1979年及以前。

凭借简单常识就不难判断,居住在无厕所平房以及砖木结构老旧房屋中的,很可能集中在乡村山区。同样以“家庭”为计算单位,上述房屋中可能只有寡居老人,而发达一线城市的“家庭”中可能是三代同堂。

再来看所谓由居民总负债与GDP之比、居民储蓄所占GDP之比等得出“杠杆率极低”的结论。不难发现,我国货币“超发”与GDP之间的比例,近10多年来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?故意回避这一点或许有其他考虑?近日笔者也在一份11年前的旧报上看到了深圳某楼盘价格,仅为6000元,而今天已经超过了7万元!某种程度上,房屋或许象征着货币的一个蓄水池。

还有空置率的问题。即便是在上海等一线城市,其同一个行政区划内的房屋空置率状况也是千差万别的。比如说上海陆家嘴附近一些60年代的老房子,据我了解仍是在附近上班“新入职人员”的不二之选,月租金甚至高达3000元以上。而在靠近江苏省的上海青浦地区,如今仍有大量楼盘为了吸引购房者,而提供免费班车包接包送和包午饭。

总的来说,当前我国楼市去库存压力依旧较大,否则沈阳市政府就不会祭出“零首付”的奇葩政策了。

■寻宝 | Treasure Hunt |

“限量版”与“私人定制”

孔伟

小熊最近迷上了在网上参拍名家工作室的玉雕件,上手的几件东西基本上都是苏州二线名家工作室的作品,主要由青花籽料雕成,价格还不便宜,基本大几千近万。这只有在和田玉市场不大景气的情况下才能拍到。不过即使市场不咋地,白玉件也还是贵死了,基本上买不起。”向我们展示他的战利品时,小熊表情十分复杂。

也并非白玉雕件统统买不起,这不,机会很快就来了——林光大师的一件白玉籽料雕件作品,12克左右,拍到13800元成交。因为之前预估价格肯定不低,小熊虽然眼热却没有参赛,看到落槌价后懊悔地一拍大腿:“这价就成交了?我该参拍的呀!”

林光是国家级的玉雕大师,名

头还算响亮。这件作品个头虽然不大,但附加值应该不低的,加上鉴定证书上“和田玉(羊脂白玉)”几个大字,一万出头的落槌价至少是个漏。小熊的职业是医生,做事很是执着,认为拍卖结束只是达成交易意向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成交,最近拍得者弃标的不少,说不定还有机会。于是赶紧给拍品提供方打电话,询问交易进展情况。

还真让他猜对了:拍得方没及时付款,卖家让他在网站设定的付款期限“到点”之后再协商。有门!一通讨价还价,小熊最终以略低于落槌价的13500元上手。收到的实物虽然白度比图片上低一些,但总体感觉仍然超值。

名家作品真的就有那么好、那么值钱吗?在不少人的理解中,名

家的雕件本身就比较少,大抵相当于服装、包包、首饰之类的“限量版”,加上名气的附加值,升值潜力比普通玉件大得多,超一流名家的亲工费更被狂拉至1万元/克之上,并且以雕刻前的原石计重!就连这也还不是顶尖价,还有更高的——吴德昇创作的白玉籽料摆件“双娇”,拍卖成交价达到了令人瞠目的4025万元!

除了限量版,最让玉友们心动的恐怕就是“私人定制”了,也就是拿上一两块自己收藏的原石,提供样品或思路,请玉雕师傅将设想变为现实。这样的作品堪称独一无二,虽然价格明显比在市场上买到的大致类似的作品高出许多,但“千金难买我喜欢”,能够将设想转变为现实,也是玩玉的较高境界不是?

但私人定制有时候也让人头疼:工费高尚且不说,料子内的结构

“揭盅”之后是否合用也是一大未知数;还有,师傅的真实水平是否达到预期,或者是否用心于这件作品,甚至会不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找人代工?尤其是一些名气比较大的师傅,自己忙不过来,找别人雕刻后自己再略加修饰,一件“大师作品”也就应运而生了(这也正是大师工作室的基本操作模式)。

这还不算,我还见过更过分的:少数“有头脑”的雕刻师在电脑工的基础上人工“小修”,抛光时稍微用心一点,OK,大师工出炉,一块牌子工费即高达万元以上。电脑工大都以大师作品为模板,人工微修后“不明真相的群众”很容易误认为是大师亲工,一时间蒙骗了不少玩家。但假冒伪劣终究难以长久,这不,我知道的一位“电脑大师”早就干不下去了。

“私人定制”的出件效果不外有三:多数基本符合预期,大体上不赔不赚;极少部分超出预期,甚至可以用“惊艳”来形容;剩下的只能称为“找虐”了:要么料子确实不理想,要么雕刻者不用心或者思路与料子的特点不相吻合,雕残了甚至雕废了,还不得不按约定的价格付費!

小熊之前也找过苏州的二三流名家雕过几件玉件,收到成品后满意度比较低,这才将兴趣转到了收藏大师的“限量版”上,放弃了自己的“私人定制”。我倒是很少送雕,只送修过几件,也就是将自己不喜欢的雕工,在征询雕刻师的意见后,将其朝自己喜欢的方向“纠偏”。只是结果令人沮丧,别的不说,单送修后的玉件价值恐怕就连付给雕刻师的工费都收不回来,还是赶紧打住吧!